

七日談

（北京篇）

千年筆墨，何以為典

劉 璟

初秋是北京，暑氣漸退。北京故宮文華殿裏，「典則：唐宋書畫展」正在舉行。展覽分兩期展出書法、繪畫及碑帖類文物一百零七件，從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延伸至兩宋，《洛神賦圖》《遊春圖》《步輦圖》《張好好詩》等傳世名跡陸續呈現。文華殿在明清時期曾是舉行經筵、講讀經史之所，數百年後，人們又在這裏讀畫、讀字。古人讀經，今人讀畫，一個「讀」字，把過去與今天悄然連接起來。

這幾天走進文華殿，我常常會感到一種特別的安靜。並不是沒有觀眾，恰恰相反，很多人是專程而來。但走到這些跨越千年的書畫面前，人聲往往會不自覺地低下來。隔着展櫃，看一根細如遊絲的線、一點已經沉靜下來的墨色、一方歷代遞藏的印記，時間忽然有了可以觸摸的形狀。

而這次展覽真正讓人反覆想到的，是題目中的兩個字——「典則」。何以為「典」？何以成「則」？如果把「典則」只理解為規則和規範，未免把中國書畫說窄了。與古代書畫打交道久了，越來越覺得，所謂典則，更像是一種由前人建立起來的藝術尺度：人物如何傳神，山水如何安頓天地，書寫如何進入心性，筆墨又如何從表現物象走向精神表達。它不是一套僵硬的規定，而是前人曾經抵達過的高度，也是後來者重新出發的地方。

《洛神賦圖》便讓人看到這種尺度如何逐漸形成。故宮所藏為宋人摹本，原本舊傳顧愷之所作。曹植與

洛神相遇、眷戀、分離的故事，在長卷中徐徐展開。同一人物隨著情節反覆出現，時間被鋪陳在空間之中。今天習慣了攝影和電影的人再來看這種古老的敘事方式，仍會覺得它十分自由。

但《洛神賦圖》真正重要的，並不只是「怎樣講故事」，而是它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物畫很早便開始面對一個問題：畫一個人，究竟只是畫他的形，還是還要畫出他的神？

古人講「以形寫神」。所謂「神」，並不玄妙，它可能只是一個眼神、一段衣紋，也可能是人物顧盼之間那一點若有若無的情緒。中國繪畫很早便意識到，畫得「像」並不是終點。藝術不必一味複製眼睛所見，它還要表現眼睛背後的心。由此，「傳神」逐漸成為中國人物畫延續千年的重要尺度。

到了《遊春圖》，這種觀看又從人物走向天地。青山、綠水、樹木、舟楫在畫面中展開，人物只是春日天地間小小的點景。此卷歷來傳為展子虔所作，但站在作品面前，最直接的感受仍然是：天地大了，人小了。

這看似似是畫面比例的變化，背後卻是中國山水畫觀念的重要展開。山水不再只是人物身後的背景，而逐漸成為可以獨立觀看、可以寄託精神的世界。畫家不是把眼前的一座山、一條河簡單搬到紙絹上，而是在畫面中重新安排人與自然的位置。人可以在其中行走，觀望，遊走，寓居。

中國山水畫後來千百年的變化，其實始終沒有離開一個問題：人應該怎樣存在於天地之間？

再看《步輦圖》，又是另一種氣象。畫面中，唐太宗、吐蕃使臣祿東贊、引見官員與宮女等人物，被安排在不寬大的畫幅之中。人物的大小、位置與姿態都不是隨意的。誰居中心，誰在側旁，目光如何相接，身體如何朝向，都在無聲地傳達身份、禮儀與秩序。

古代繪畫沒有現代攝影，卻很早就懂得怎樣用構圖「說話」。繪畫至此，所表現的已經不只是人物形貌，也包含了一個時代對於政治、禮儀與秩序的理解。

而到了杜牧《張好好詩》，眼前的世界又從天地與人物回到一個人的內心。

紙上墨色有濃淡，行筆有遲速，字與字之間並不刻意求齊，卻自有一種流動的氣息。千年以後，我們聽不到晚唐詩人杜牧的聲音，卻仍然能夠從筆墨的節奏中感受到一個人的存在。人的呼吸、情緒、性格，甚至落筆時一瞬間的遲疑，都可以進入一根線條之中。

這也是中國書法非常獨特的地方。字當然要有法度，但最高的法度從來不是把每一個字寫得一模一樣。所謂「法」，最終還要通向「人」。

由《洛神賦圖》的「傳神」，到《遊春圖》的「山水」，再到《步輦圖》的「秩序」與《張好好詩》的「性情」，我們便會明白，「典則」並不是某一種固定樣式，而是中國書

畫在漫長發展中不斷建立起來的一套審美尺度。更重要的是，這套尺度從來沒有阻止變化。

唐代在書畫史上的重要意義之一，就在於許多藝術門類逐漸建立起成熟而恢弘的法度；到了五代、兩宋，前人形成的語言又不斷被重新理解、重新變化。宋人沒有簡單重複唐人，而是在已有傳統之上，把山水、花鳥、人物與書法推向更加豐富、更加細膩的精神世界。

所以，中國藝術真正的傳統，從來不是把一種樣式原封不動地保存一千年，而是在不斷變化中仍然知道自己的來處。有法，然後能變；知古，才能出新。

今天談傳統文化，這一點尤其值得重新體會。其實傳統沒有那麼遠，也沒有那麼簡單。一張古畫的線條為什麼這樣走，一幅山水為什麼這樣安排空間，一件法書為什麼能夠從日常書寫成為藝術，這些問題背後，是中國人在漫長歷史中積累起來的觀看方式、審美經驗與精神尺度。真正的創造性轉化，首先建立在理解之

上。只有真正知道傳統從哪裏來，新的創造才不會成為無根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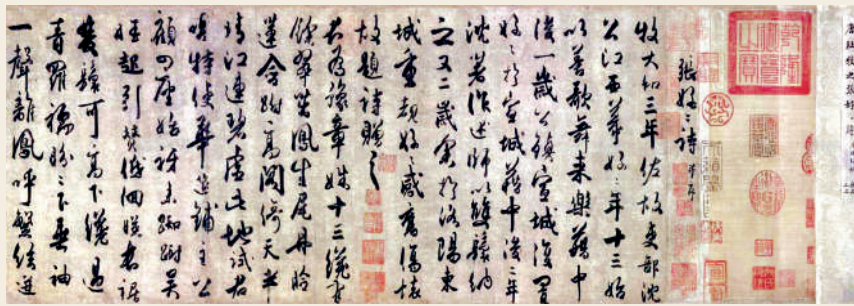
這也是我總願意在原作前多站一會兒的原因。高清圖像當然可以把一根線放大到毫髮畢現，但原作有自己的時間感。紙絹會變色，墨會沉下來，收藏印、題跋、摺痕，都在提醒我們：它不是一張孤立的「圖片」，而是一件真正走過漫長歲月的物。

有人畫它，有人收藏它，有人題跋它，也有人把它從一個時代傳到另一個時代。我們今天站在它面前，其實也進入了這條時間的長河。

離開文華殿時，再回想「典則」二字，反而覺得它並不沉重。

真正的典則，不是把後來的人留在前人的道路上，而是讓後來的人知道道路從哪裏開始。唐宋書畫之所以成為經典，也不只是因為它們屬於一個輝煌的過去，更因為那些由前人建立起來的審美尺度，直到今天仍然能夠啟發我們怎樣觀看、怎樣理解，也怎樣創造。

千年筆墨未老。知道從哪裏來，才可能真正走向新的地方。



▲唐代杜牧行書《張好好詩》卷（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先行一步》



旋轉舞台
黎 潮

或許未曾到過場館打羽毛球，但對家樓下某片空地的回憶——羽毛球被風吹得胡亂飄動，而人狼狽追球救球的經歷——是何其深刻。香港話劇團最近在黑盒劇場裏演出的《先行一步》，正是以羽毛球為主題的戲劇。

《先》是話劇團「文本特區」計劃的其中一份劇本，以簡約的舞台讓新進編劇的作品能夠亮相，從觀眾的回應之中獲得評價，繼而改進。《先》以一張長椅為布景，通過演員的動作和走位配合，呈現出一幕幕的羽毛球比賽。劇本借由兩對有愛恨情緣的男女切入，討論當代年輕人的煩惱，最後以一場雙打切磋，展示出體育精神之下的永不言棄與求勝衝動。每個角色都有鮮明的性格、各自的煩惱，可是來到球場，就只有一件事——勝利。然而《先》的特別之處，不僅展示了比賽的激烈和人內心不服輸的掙扎，其呈現方法更嘗試以詩化散文的形式，讓觀眾抽離脈搏激動的情緒，轉而進入「微微的海浪聲」——一種暗流湧動的沉浸感受之中。對話主要以廣東話口語為主，旁白卻是書面的散文描寫，層次豐富，也能突顯出在羽毛球拍下四人各自暗流湧動的情緒。結局更以主角的夢想場景與「海浪聲」的具象結合，以「就是艱難，仍然堅持」的心態勉勵大家。

編劇何睿通過對白設計，將羽毛球技術如「反手高遠球」、「旋轉網前球」融入劇情，再以比賽的心態調整比喻人生「不宜浮躁」。角色不論場內場外的見招拆招，相當有趣。筆者看得蠢蠢欲動，想要打上兩手。羽毛球是一項家常運動，令筆者想起許久未曾與家人一同切磋球技。近年大力推廣全民運動，借着《先行一步》的機會，「落街打番場啦」！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今年的APEC峰會進入倒數，深圳正在以最佳狀態迎接各國政要和來賓。筆者上周到羅湖會親友，大街上車水馬龍，滿眼繁花。深圳的媒體抓住APEC峰會這個難得機會，採訪不同人士，透過不同視角，向全世界講述這座中國最年輕的大都市成長的故事，筆者也講述對深圳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我和深圳有緣。上世紀九十年代，筆者經常跨過羅湖橋到深圳，有時探親訪友，有時則是去採訪或開會，後來雖離開採訪前線，但從事媒體工作仍經常與深圳有交集，有不少機會到深圳，例如十多年前參觀華為總部、參觀前海合作區、到深圳電視台錄製節目等。幾年前曾應邀出席深圳市殘疾人聯合會主辦的一個關於無障礙城市建設的活動，分享香港媒體如何發揮監督作用，促進香港無障礙城市建設和發展，後來很榮幸獲深圳殘聯聘為顧問。我很喜歡深圳一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不知道我是否有資格算半個深圳人呢。

三十多年來，我見證深圳從到處是工廠和工地，到處塵土飛揚交通混亂，變成一座高樓林立、花木

掩映，高科技產業主導、常住人口達一千八百萬人的現代化大都市。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和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標誌性城市，也是港人最喜愛的內地城市之一。每逢周末假期，成千上萬的香港市民或搭高鐵，或經過各個口岸到深圳度假休閒，已經成為習慣。而我每次經過羅湖口岸，總會想起一次難忘的過關經歷。

九十年代中期，某次我從廣州搭火車到深圳，因為連日滂沱大雨，深圳多處變成澤國，半個城市陷於癱瘓。我拍了很多雨災照片，那時候沒有電腦傳輸圖文，只能自己回報館交菲林和寫稿，下午打算經羅湖口岸過關回香港，到了深圳火車站前面的酒店，只見火車站廣場變成一片汪洋，酒店的門口壘起沙包防止雨水湧入大堂，很多港人被困在酒店大堂，無法走過對面相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資料圖片

我和深圳有緣

隔幾十米的羅湖口岸。雨時大時小，聚集的人愈來愈多，突然，有兩三名男子不知從何處弄來幾張木桌和一根竹竿，把桌子翻過來綁在一起，變成一隻小木筏，然後蹬着水把我們分批渡到口岸大樓附近，我也得以及時趕回報館交菲林。

這件事之所以令我難忘，原因有二。首先，這幾名男子不是學雷鋒做好事，而是向每名「乘客」收取一點費用，金額不多，「乘客」沒有人表示異議，至少我沒有見到有人對收費表示不滿，反而聽見有人讚賞這幾名男子頭腦靈活，賺錢有道。雖然錢不多，事很小，但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種當年屬於深圳人才有的特質。改革開放初期到深圳闖蕩的人來自五湖四海，有千千萬萬的打工仔打工妹，還有不少人靠靈活應變謀生自立，硬是從沒有路走出一條路來。當中有一些人能

夠把握機遇，大膽嘗試，一旦機緣巧合，便脫穎而出。深圳這片創業的熱土，成就了很多善於應變、敢闖敢幹的草根階層的夢想，這類故事我聽到很多很多。

其次，九十年代中期的深圳，處於高速發展建設階段，當年這場雨災，暴露了深圳在城市規劃嚴重滯後和基礎建設的嚴重不足。當時深圳戶籍人口大約一百萬人，而常住人口達五百萬人，而且每年有大量人口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湧入深圳。後來深圳重新制訂具有前瞻性的、現代化的城市規劃，下大力氣改善地下排水系統，成為今天這座令所有深圳人乃至全國人民感到自豪的大都市。在這場大雨成災發生的若干年之後，有一次筆者到深圳和朋友聚會，晚飯後深圳朋友特地開車載我在燈火闌珊的深南中路來回轉了一圈，問我「這條路美不美？」為自己生活的城市感到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當然也不是一天建成。三四十年的變化和發展，滄海桑田，舉世矚目，當中應該有不少經驗可供APEC其他國家和城市借鑒，例如深圳和香港雙城記的故事。如果說，昨天的深圳是因為靠近香港而成為經濟特區，那麼，今日之香港或許可以借深圳主辦APEC峰會之光，共譜雙城記的新曲。

樂園（上）



人與事
厲彥林

我沂蒙老家的門口影壁牆南邊有片小竹林，雖不起眼，可是鳥的「樂園」，天天鳥語靈動，嘰嘰喳喳、咕咕啾啾地彈奏不重樣的樂曲，平添許多開心與熱鬧。

地方不大，也就十平方米，可一年四季都在歌唱，主角是以麻雀為主的鳥，聽眾是竹林旁的柿樹、櫻桃樹、花草和來去無蹤的明月與清風。

這片小竹林起源於一棵兩丈高的小竹苗。記得那是二〇〇五年清明，我娘在門口種了幾行菠菜、香菜，還有大蒜。我發現長在菜畦間有棵小竹苗，順手就給拔掉了。我娘小心翼翼地撿起來，埋在了影壁牆南邊。「竹子是好東西，讓它在這裏長吧」。我後悔匆忙拔掉了小竹苗，趕忙舀來一瓢清水澆了澆。

眨眼二十幾年，那小竹苗蔓延成了這片小竹林，長得密密匝匝的，成為鳥的樂園、家門前的獨特風景。

修長翠綠的竹竿簫笛一般，碧綠的竹節如五線譜，密集層疊的竹葉便是那千萬隨風合鳴的手掌了。鳥既是歌手又是指揮，一棲落，竹林立刻颯颯響動，隨之開始集體演奏。

彈奏者和曲目從不重複。活潑可愛的麻雀、喜鵲、斑鳩、黃鸝等，自春暖花開就歡天喜地地輪流唱歌。天還沒大亮，麻雀忍不住先在竹枝上跳動着唱起來。太陽出來，那群被俺娘叫做「小叮當」的棕頭鴉雀就在枝杈間鑽來鑽去，叮叮噹噹發出尖細短促的叫聲。太陽曬得人發懶時，斑鳩就在竹蔭裏「咕咕——咕」地叫，不緊不慢，讓人眼皮打架。要是運氣好，能聽見雲雀的清亮歌聲。牠垂直躍起，向着藍天，越飛越高，直至身影融入了雲彩。

村裏在竹林南側豎起了高高的太陽能路燈，一窩喜鵲靈巧地在太陽能板底部和支撐杆間搭起了窩，避風擋雨、繁養後代，無憂無慮。那對喜鵲像樂隊的隊長，偶爾「喳喳」叫幾聲，竹林戛然鴉雀無聲。

不同天氣和時辰，鳥們的歌唱也不重樣。晨光中有「清新序曲」，細雨裏彈「朦朧小調」，颯大風時奏「竹林交響」，等大雪給竹園蓋上厚棉被，就按下了沉寂蕭瑟的靜音鍵。寂靜中那「啾」的一聲，堪稱「雪壓枝頭的心跳」，能測量出冬天的脈搏和春天歸來的距

離。

一年四季，鳥們的生存並非總是愜意。狂風會吹落精心搭建的窩，嚴冬也悄無聲息地帶走弱小的生命。我看着那些在冬日裏瑟縮、到家門口尋找吃食的身影，心頭總是緊一緊。我扔過一把雜糧，牠們卻撲打着翅膀驚慌逃走，留我在原地悵然，原來這樂園之外，牠們的世界另有一番我不知、不解的風雨。

人類輝煌的音樂廳，總是建築豪華，追求極致的音響和音效，樂章講究對位、和聲和起伏。雖然自以為創造出了慰藉心靈的音樂美，卻內心又深藏孤獨與隔膜。細細的竹梢謙遜溫柔地彎成弧線，搭成音樂廳碧綠的穹頂；疏密、高矮有致的竹竿，自然是挺拔的廊柱。竹子不只是植物，而是站立的歲月河流和生命的堅韌。

群鳥是自由的音符，是大自然的子女和知音。山風一來，竹林簌簌響起前奏，號令竹林間的演奏高手，縱情高歌。鳥兒沒有舞台，也沒有聽眾，只是激情呼喚，只是無限熱愛，只是熱鬧、快樂地活着。那歌聲裏沒有一絲矯情和造作，是生命本性的歡唱與釋放。